

博兴第一高楼喜封金顶

京博·华艺亭“观亭墅”共32层,高百米

本报7月8日讯(通讯员 周海滨 刘延禄 记者 王泽云)

8日,博兴县第一百米高楼层——京博·华艺亭“观亭墅”封顶仪式隆重举行,相关部门嘉宾、开发商京博乐安置业、建设单位、监理公司等多方领导参加了此次活动。

京博·华艺亭是由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所设计,以博兴第一百米高楼层,首创观亭墅户型,现代中式建筑风格为设计理念,是京博控股旗下子公司京博乐安置业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态人居工程。本次封顶的“观亭墅”总层

数32层,是名副其实的博兴第一百米高楼层,是博兴最高的建筑,堪称博兴地标。这也是京博·华艺亭一期第11栋成功封顶的楼座。

同时,乐安置业投资建设五千余平米小区幼儿园。幼儿园为县级直属,设立9个蒙氏教学班,依靠京博幼稚园先进教育经验,在幼儿教育中融入传统国学文化,全面提高孩子素质,让孩子赢在起跑线。

特设隧道出入,护航业主安全。公司投重金打造博兴第一个小区花园式隧道出入口,贯通小区,保障业主车辆畅通、安全。



观亭墅实景图。



观亭墅效果图。

街头理发厅大都为年轻人开设,村里80多位老人遭遇理发难

年近八旬孙宪军义务当起理发师



走近身边 正能量 16

邹平县明集镇西闸村79岁的孙宪军,五年前义务开始为村里80多名老人理发。他虽不是专业出身,但为了服务老人,他专门购置了一套理发工具,现学现卖。现在,孙宪军不仅为本村老人理发,邻村的老人听说后也纷纷找他,他成了村里的大忙人。无论刮风下雨,只要老人一个电话,他立马上门服务。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孙宪军为一位老人理发。

A 村里理发师去世,老人理发犯了难

曾经,西闸村有两名理发师,每逢农村大集,他们就在集市上摆摊,老人要想理发都到那里去。因为理发师住在本村,一些体弱多病的老人去不了集市,只好到他们家里理发。

5年前,西闸村的理发师先后去世,街头的理发厅虽然不少,但都为年轻人开设,老人们想理发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村里80多位老人遭遇理发难。

身为老人的孙宪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决定为同伴们解决这个难题,义务担当起他们的理发师,那年他74岁。

孙宪军之前虽未做过理发,但他的邻居曾是名理发师。平时,孙宪军都是找他帮自己剪发,时间久了,他也学会了。“到了理发时,他先给我理,我再给他理,慢慢自己就有些功底。”孙宪军说。

孙宪军为老人清理鼻中异物。

B 顾客厚发浓须,他专门购置新式刮胡刀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真正干起这一行,孙宪军心里还是没底。他购买了一套专业理发工具,又从朋友那里借了两把刮胡刀,虽然刀子用了多年,但经打磨后还是很锋利。

一切准备就绪后,孙宪军就邀同伴到家里理发。慢慢地,他为老人义务理发的事在村里传开,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至今,他仍记得自己第一次给别人理发的情景。孙波厚发浓须在村里出了名,孙宪军称他是最难伺候的“主”,却成了他

第一位顾客。“当时我见他来理发,心里一颤,怕自己借的两把刮胡刀不够锋利,于是劝他先回家等候,一会儿他再亲自登门。”孙宪军说。

孙波离开后,孙宪军骑着车子去了十里之外的邹平县城,找了家商店,购买了一把新式刮胡刀。返回后,没顾得上休息的他又带着工具去了孙波家,准备为他理发。“当时给他理完后,他还挺满意,我这才放了心,以后无论再给谁理,心里都不再打怵了。”孙宪军笑着说。

C 一干就是六七个小时,累得倒头就睡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孙宪军仍然坚守着这份特殊职业,他的顾客群也从本村蔓延至周围几个村子,甚至还为养老院的老人当起了理发师。

一次,他去养老院,要为十几个老人理发,从中午到夜幕降临,他一刻也没有停歇,一站就是六七个小时。工作完成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连饭都没吃直奔床倒头就睡。

然而孙宪军对此未曾有过抱怨,仍一如既往地践行着最初的诺言。每次他为老人理发,都专门在一个小本上记下老人的名字,并注明日期。时间久了,如果老人不来,他会主动询问,是不是同伴身体不好,

还是有其他什么事情。

村里一些老人因身体原因不能前来,他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工具,亲自登门为他们理发。

有时别人来理发,孙宪军恰巧不在家,他知道后,无论多忙,都要放下手中活赶到老人家里。他说来理发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本身腿脚不便,来一趟不容易,不能再让他们跑一趟,自己却忘了他也是位近80岁的老人。

因担心前来理发的老人找不到他,去年,孙宪军还专门购买一部手机,只要出门就随身携带。

D 为老人理的是发,解的是愁

孙宪军义务为老人理发一年后,前来理发的老人不愿意了,他们坚持要给钱,无奈之下,孙宪军只好从不收钱到收一块,后来又涨到两块,现在涨到三块。“我不能再涨了,即使他们再不愿意,三块钱就是上限。”孙宪军说。

其实,孙宪军为老人理发不只是解决他们的仪容仪表,更重要的是透过理发来

解开他们的心结。

孙宪军告诉记者,当下多数年轻人为了生计外出打工,将老人独自留在家中,没有了儿女们的关怀,不少老人心生抱怨。“他们来理发,常常和我说说家务事,我就想方设法来宽慰他们。”孙宪军说,每次老人理发完都会坐下与他谈心,有时一聊就是几个小时。